

生活看做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完整体系；我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和一个面
全非的世界的关系。我所讲述的就是这一转变。”

波伏瓦 回忆录

第一卷 岁月的力量 (二)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黄荭 译

Simone de Beauvoir
La force de l'âge

作家出版社



波伏瓦
回忆录

第●卷
岁月的力量
(二)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黄荭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2011-80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伏瓦回忆录. 第2卷, 岁月的力量. 2 / (法) 波伏瓦 (Beauvoir, S.D.) 著;
黄荭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6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5063-6444-7

I. ①波… II. ①波…②黄… III. ①波伏瓦, S.D.(1908~1986)—回忆录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16753号

LA FORCE DE L'AGE
Simone de Beauvoir
© Editions Gallimard, 1960

策划: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Centre du livre étrangère des Editions Mer-Ciel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européennes

波伏瓦回忆录. 第2卷, 岁月的力量 (2)

作者: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译者: 黄荭

责任编辑: 王妍 周茹 翟婧婧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net.cn (作家在线)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数: 205千

印张: 14.25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444-7

定价: 2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六章 /3

第七章 /97

第八章 /171

当你着手去写一部构思精巧的长篇巨著时，恼人的是，早在它收尾前，你就已经和它不合拍了：此刻并不能在书中得到沉淀。我于1938年开始创作《女宾》，1941年夏初写完。一路写来，事件和人物盘根错节、互相影响，最后的几章让我回头审视开篇的几个章节，每个片段都从全局的角度出发被修订过。这些变更是出于文本内部的需要：并非反映我自身的思想变化；我只是借用了现实生活中一些无关紧要的素材。小说的构思和编排是为了表达我正在超越的过去，正因为现实生活中不断更新的我已经和书中描绘的我的形象已经不同了，我今天的真实状况在书中却没有反映。我曾经有过几个星期、几个月无心工作，但只要我一坐到书稿面前，我就开始回顾往昔，过去的岁月仿佛又活了过来。但书印出来以后，我却再也找不到当初创作这部作品时的岁月痕迹：既没有了晨昏天空的颜色，也没有了恐惧、等待的战栗，什么都不复存在。

不过，就在我勤勤恳恳地用文字把它们从虚无中拉扯出来的时候，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已时过境迁，我自己也变了。迄今为止，我关心的只是如何丰富自己的人生并学习如何用文字把它传达出来；我渐渐放弃了二十岁时的“准唯我论”和虚幻的自我崇拜；我学会了他者存在的意义，但那依然还只是我和其他人的私人交情，他们每一个都曾对我很重要，我依然渴望幸福。突然，历史撞上了我，我被撞得粉碎。醒来后我发现自己散落在地球的四面八方，每一根神经都与他人、和所有人维系在一起。思想、价值观，一切都被颠覆了；甚至我

个人的幸福都变得无足轻重。1939年9月，我写道：“对我而言，幸福首先是一种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如果世界变得让人无法理解，幸福就不再弥足珍贵。”1941年1月，我又写道：“我过去对幸福的认识是多么肤浅！这个念头曾占据了我的头脑长达十年之久，但我认为现在我已经几乎完全摆脱它了。”事实上，我从未完全摆脱它。倒不如说，从那时起，我不再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完整体系。我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和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的关系。我所要讲述的就是这一转变。



第六章

1939年夏初，我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我的心底一直萦绕着一个声音：“它不会降临到我的头上，不会的，战争不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希特勒一定不敢进攻波兰，三方协议肯定能签订，希特勒会投鼠忌器。我依然在编织和平的美梦。我们原打算通过苏联国际旅行社去苏联见识见识，但这个计划显然不合时宜。不过，如果时局得到缓和，我们可以去葡萄牙走走。“也好。”萨特说。但他又补充了一句：“时局可能不会变好。”他是想让我有个思想准备，他更愿意面对现实；否则，战争一旦爆发，我肯定承受不了，我肯定会崩溃。但怎样才能作好心理准备去迎接战乱？我在心里问自己。假装处乱不惊我肯定办不到，我肯定会力不从心；反正到头来我都只能是随机应变。我刻意不让自己去想这个问题。

勒梅尔夫人曾经邀请我们8月初到她的朱安-勒潘别墅去度假。7月15日，我只身一人背着背包出发去普罗旺斯。这是我徒步旅行最心旷神怡的一次：旺度山、吕尔山、下阿尔卑斯省、盖拉、滨海阿尔卑斯省。费尔南多当时和斯蒂法一起在尼斯，他想陪我一起旅行几天。他在皮热-特尼耶跟我会合，穿着钉了大鞋钉的漂亮鞋子。第一天，我们穿越红色的丘陵，欢快地步行了八小时。翌日，我们走了九小时，从纪尧姆到圣艾蒂安-德蒂内一路翻山越岭。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发着烧，浑身颤抖。接下来的一天，我独自去登山攀岩，当我晚上回来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返回尼斯。我于是一个人继续上路。我爬上海拔三千多米的圣维朗山，在荒凉的山顶，我惊扰了

一群小羚羊。因为我沿着法国与意大利的边境一路旅行，我遇到正在巡逻的士兵，军官们疑心重重地查了两次我的证件。一天晚上，当我长途跋涉到达拉尔什时，军队已经驻扎在那里了。根本找不到一张空床，我和乡村警察的妻子睡在一张床上。她是位个子矮小、干净清爽的老妇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野兽、鲜花、石子、地平线，为自己拥有健康的腿脚、肠胃、心肺而欣慰，一心想打破自己的纪录。

我在马赛和正在休假的萨特和博斯特会合。他们两人都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德国人已经渗透到但泽，让希特勒放弃他的企图不可能；让英国人在波兰问题上不闻不问也不可能。而且萨特一点都不希望再弄出一个《慕尼黑协定》，但想到征兵大动员他心里也不高兴。我们去马蒂格喝了鱼汤，阳光洒在五颜六色的渔船和渔网上。我们坐在水边棱角分明的大石头上，硌得一点都不舒服，但萨特就喜欢不舒服。面对蓝天，我们漫不经心地聊些不着边际的事儿：如果从前线负伤回来，哪种情形比较好？瞎了眼还是毁了容？缺了腿还是没了胳膊？巴黎会不会被轰炸？打仗会不会使用毒气？两天后，博斯特离开了我们，我们在城里又待了两三天。一天下午，我们坐在老码头“烧狼”咖啡馆的露天座，尼赞正好路过，腋下夹着一只巨大的橡胶天鹅：当晚他要和妻儿一起坐船去科西嘉岛，他要去那里和洛朗·卡萨诺瓦会合。他和我一起喝了一杯，他神秘兮兮又扬扬得意地告诉我们，三方协议就要达成。向来谨言慎行的他，这会儿却欣喜若狂地断言：“德国会屈服的！”作为《晚报》国际政治栏目的特派记者，他显然知道一些内幕，他的乐观让我们感到安慰。我们互相祝福大家过一个和平幸福的假期，然后他腋下夹着天鹅，离我们而去，谁曾想这一去竟成永别。

当年勒梅尔夫人的父亲让人建造“太阳门别墅”的时候，这一带的海边还很荒凉，别墅四周是一个大花园，花园里种了松树，一直延伸到海边，连着普罗旺斯沙滩。我们在露台上吃早餐，看着几艘快艇拖着几个冲浪者在碧波上腾跃。一天早上，我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一场回旋赛。萨特写作，我阅读：当时我还不太懂如何调和工作和娱乐。中午时分，我们去沙滩，萨特教我游泳，我成功地让自己可以浮在水面上，但一直都游不出十米远。萨特可以游一公里开外，只是当

他独自游到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时，他就坚信有一只巨大的章鱼会突然从海底蹿出来把他拖到无底深渊，于是他就会甩开膀子奋力朝岸边游回来。我喜欢在下午2点左右回到阴凉的别墅，所有的百叶窗早就关上了。我们吃着尼斯色拉、冷餐鱼，有时也吃一种让我们昏昏欲睡的大蒜蛋黄酱。午餐和晚餐的时候总有人来：勒梅尔的子侄常带朋友回来，且朋友一来就是一堆。马尔科也住在“太阳门别墅”。他刚刚又搞砸了一次试唱，不然歌剧院的大门将会为他敞开。他又失恋了，战争的威胁让他感到恐慌。他的头发更稀少了，他发福了、变丑了，他的脾气也变坏了。他以为勒梅尔夫人、萨特和我在背后说他坏话，因此时时留意我们的谈话：有一次我们撞见他躲在一扇门后，还有一次在窗户下面。他向我们道歉，和过去一样大笑，但现在他的笑声却很假。他为自己寻找盟友，搞阴谋诡计。家里总有几个亲友之间会有些芥蒂，通常我们对此都津津乐道，我们和勒梅尔夫人一起讨论，提出种种假设，评判孰是孰非。马尔科以搅局为乐，专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他告诉雅克琳娜·勒梅尔说萨特说她的坏话，而这都是马尔科捏造的。勒梅尔夫人生气了，和萨特大吵了一架！萨特常常会发点小脾气，但我很少看到他气急败坏，当他真的气极了，他的脸色会很难看，几句话就能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马尔科被他骂哭了。为了和我们重修旧好，他带我们和勒梅尔夫人去逛戛纳的异装癖夜总会。不过，因为我无所事事，日子显得有些无聊。有时候，蓝天碧波让我厌倦，我也觉得海水深处隐藏着什么东西：不是一只巨大的章鱼，而是一种毒素。这份宁静，这明媚的阳光都只是一种假象：一切都将被突然撕裂。

的确，一切都被撕裂了。一天早晨，我们从报纸上得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了。这简直就是当头一击！斯大林任由希特勒染指欧洲，和平算是彻底完蛋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堵在我们胸口。此外，尽管我们对在苏联发生的一切有所保留，但我们一直认为它是服务于世界革命事业的；条约的签订突然证实托洛茨基分子、科莱特·奥德里和所有左翼反对派的观点是对的：苏联已经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列强一样只关心一己私利。欧洲的无产阶级，斯大林才不在乎呢！到那天为止，透过积聚的乌云，我们依然可见一个巨大的

希望之光，而它刚刚熄灭了。黑夜笼罩了大地，渗入我们的骨髓。

萨特和我们都想享受几天二人世界，我们离开了朱安-勒潘。马上回巴黎无济于事，于是，我们前往比利牛斯山漫步。在和勒梅尔夫人甚至和马尔科道别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有一丝不安：日后我们重逢会是怎样的场景？从朱安到卡尔卡松，火车上挤满了正在休假被召回的军人，他们说：“我们明天就要去送死了。”因此要求得到老兵的优待，随便占座。我觉得卡尔卡松的城墙很难看，但我喜欢城里的小街。我们坐在一家冷清的餐馆院子的凉亭里喝着白葡萄酒，聊战争、聊战后，为可以一起共患难而感到欣慰。我们坐车参观了几个小城市、几间教堂和修道院。在蒙路易，天下着雨，我们在墙上看到第一批动员入伍的告示。我们决定回巴黎，但我们还是在富瓦待了一天。在“枪眼”旅店，我们点了一份丰盛的午餐——冷盘、鲑鱼、什锦砂锅、肥鹅肝、奶酪和水果，还有当地的葡萄酒——萨特告诉我，在《自由之路》第三卷，他要写布吕内如何出于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愤慨而退出共产党，他来请求马蒂厄的帮助。“这和第一卷里描写的情景正好相反。”萨特说。然后我们去一条河边散步，河水清澈。我们说不管怎样，这个乡间，这个平静的小城不会受到战争的侵扰，我们“之后”回来一定会发现它们完好如初：这给了我们一个精神寄托。我们说一切已成定局，我们已经被卷入这场战争。我们漫不经心地走着，努力让自己相信，我们平静的举止和周遭静谧的风景与我们平和的心境是契合的。但这种故作镇定并没有持续多久。晚上7点30分，我们坐上了前往图卢兹的火车，在那里我们本该马上坐上回巴黎的快车，但火车全满了，我们在黑压压挤满人的火车站等了两个半小时，只有几颗紫色的小星星泛着微光。不安的人群、无边的黑夜仿佛预示了一场大灾难，我不能再对它视而不见，它已经深入到我的骨髓。第二辆快车到站了，人群蜂拥而上：亏得我们动作快，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两个位子。

在巴黎，餐厅、剧院、商店都关门了，因为那是8月份。我们的朋友还没有一个度假回来的：奥尔加在伯兹维尔，博斯特在亚眠一个军营里，帕尼埃在妻子乡下的家里，我妹妹和我父母一起在拉格里耶尔，尼赞在科西嘉岛。我们特别想找尼赞谈谈，我们解释不通他的消

息竟然会这么不靠谱。他曾经告诉我们说《晚报》有些重要人物不喜欢他，但眼下形势如此严峻，一切嫌隙都应该冰释了。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管于公于私，他都不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人。共产主义在他看来是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相悖的。我们很想念他。总的说来，共产党人的命运让我们忧虑：一些激进的共产党员被捕了；《人道报》《晚报》被查封。这一情形非常荒谬、令人愤慨，因为，说到底，法国共产党曾经是反法西斯的急先锋。在报纸上读到的很多内容、在咖啡馆露天座听到的很多谈话，都让我们不舒服。长期以来，报纸上揭露的“第五纵队”的那些丑恶勾当都是事实。毫无疑问，它确实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不过，我们也揣测这是掀起一场比1914年至1918年更猖獗的间谍活动的借口。我们从空气中嗅到的混杂了吹嘘、懦弱、消极、恐慌的气息让我们感到不安。

时间慢慢地流逝，我们无事可做，于是什么事也不做，除了在街上瞎逛，留意报纸的每一版新闻。晚上我们去电影院看美国的新片，其中有福特的代表作《公共马车》^①，它以现代的风格再次唤起了我们对西部片的热爱。这只是一种短暂的休憩，我们走出电影院，回到香榭丽舍大街就跑去买最新版的《巴黎晚报》。每天夜里入睡前，我们都会问自己：“明天会怎样？”早上醒来，不安也跟着来了。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我们刚三十出头，我们的人生才刚刚有点轮廓，现在突然从我们手中夺走了：会还给我们吗？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富瓦宁静的午后只是山雨欲来前的假象。我们对太多的东西都太执著，不可能这么快就放弃。我们的不安，我们内心的挣扎，我们都没有表露出来，但谁都没有被对方表面的平静所欺骗。我记得萨特在服兵役期间的大发雷霆，他对无谓的纪律和浪费时间深恶痛绝；今天，他不让自己发脾气，甚至不让自己抱怨，但我知道，如果说他比别人更懂得自控，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比别人大。到了“理智之年”而学会的知天安命让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无怨无悔地接受了参军入伍；但在他内心深处，那根紧张的弦就要绷断了。我们不再怀疑，战争势在必行。法国驻柏林的记者们声称，希特勒星期五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

① 也译作《关山飞度》。——译注

约》后，准备星期六凌晨5点入侵波兰，但他错失良机，这也是为什么他把亨德森召回贝希特斯加登的原因。可能是他决定通过意大利做中介和波兰政府谈判。萨特根本不信这些传言。不过，他和大家一样，深信战争不会持续很久，民主必将胜利。报纸上又搬出沙赫特的话：“在必要时，战争都会以使用面包供给券而告终，但一场战争绝不会以此为开始。”德国缺少粮食、铁、汽油，什么都缺。德国民众丝毫不希望自己灭亡，他们无法承受战乱，德意志帝国必将土崩瓦解。从这一前景来看，战争有了点意义。我们在圆顶咖啡馆遇到费尔南多，我们在花神咖啡馆听到亲共产党人士的交谈：如果苏联允许德国发动战争，他们说，那是因为它在期待一场世界革命。对条约的这种辩护在我们看来就像是乌托邦。至少我们希望对法西斯的清算可以为法国、为整个欧洲带来社会主义的高涨。这也是萨特为什么没有反抗自己命运的原因，他固执地相信这一点，为了强迫自己认同当前的形势。我在8月末遇见梅洛-庞蒂，我跟他说了我们的观点：不管怎么说，战争可以终结一些坏事，因此也是可以接受的。他用讥讽的口气问我今年为什么可以这么平静地接受战争，而去年我还对战争如此畏惧。让他觉得好笑的，我想是我捍卫这些新信念时表现出来的热忱。不过——多数时候都是这样——我的转变几乎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十二个月来，战争的概念渐渐深入人心，虽然很多人在《慕尼黑条约》签订的时候都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就我个人而言，我接受战争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现在知道战争不可避免，为了保持内心的平静，我曾努力说服自己，不去听天由命。直到1940年5月11日，我都尽可能地坚持笛卡尔的箴言。此外，我的内心并没有我外表装的那么平静：我害怕。我并不为自己感到害怕：我一刻都没想过要逃离巴黎；我为萨特担心受怕。他安慰我说，他会留在后防，在几个飞行营地附近。他怕无聊胜过危险：所以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我们两人都为博斯特担心：作为二等兵，那才是当炮灰的料，而他只有二十一岁。人们说，这场战争将和以往的战争不同。也许。我们都很想预知战争的进展和战后的情形。但只要我们还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谈心，好奇心和一种狂热就会压倒离别在即的忧愁。

之后，一天早上，到了离别的时候。于是，在孤独和不安中，我

开始写一本日记。在我看来，它比任何我加工过的叙述都更生动、更准确。下面就是日记的内容。我只是省去了一些琐碎的细节、一些过于隐私的评论和重复累赘的字句。

9月1日

早上10点。报纸刊登了希特勒的要求，没作任何评论；报纸没有渲染这则消息引起的惶恐，也没有任何希望的字眼儿。我朝圆顶咖啡馆走去，无所事事，心神不定。人很少。我刚点了一杯咖啡，一个侍应生就宣布说：“他们向波兰宣战了。”店里有个顾客拿着份《巴黎午报》。大家都朝他蜂拥而去，同时也有人朝书报亭奔去。《巴黎午报》还没到。我站起身回旅馆。街上的人们还一无所知，他们仍然像刚才那么快乐。在杜梅纳街上，有几个人拿着《巴黎午报》，人们拦住他们看报纸的标题。我找到萨特，陪他去帕西，他去看他父母，我在地铁出口的早桥咖啡馆等他。帕西冷冷清清的，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但在塞纳河边，载满行李和孩子的汽车川流不息，甚至还有带挎斗的摩托车。我脑子里空空如也。我惊呆了。萨特回来。动员令已经颁布了。报纸上宣布从明天开始征兵，我们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回到旅馆，在地下室找到军用背包和军靴。萨特担心不能及时赶到集合中心，于是我们坐出租车去埃贝尔广场——教堂门附近的一个小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广场中央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第四集合中心”，牌子底下有两个警察。人们刚刚在墙上贴了布告：号召巴黎民众。很大的字体，打了红蓝白条纹，下面是一行小一点的字，从9月2号0点开始实施动员令。萨特走到警察身边，给他们看了动员表：他得去南锡报到。“如果你愿意就凌晨0点来，”警察说，“我们不能特意为你一个人安排一列火车。”我们步行到花神咖啡馆。索尼娅神采奕奕，头发上系了一条红方巾，阿涅丝·卡普里戴着一顶

牧羊女帽，系了一条宽宽的白丝带，显得春风满面。一位神情悲戚的女人在哭。“这回看来是动真格的了。”一个侍应生说。但人们还是面带笑容。我脑子里一直空空如也，但我的头很痛。一轮朗月挂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上空，让人感觉是乡村的一座教堂。而在这一切的深处，弥漫在四周的，是一种抓不住的恐惧：什么都不可预知、不可想象、不可触及。

尽管我累坏了，但夜依然让我感到恐惧。我睡不着，房间里洒满了月光。突然，传来一声大叫，我走到窗前，一个女人在喊。人行道上响起了集合的脚步声，一盏电灯。我睡着了。

9月2日

闹钟凌晨3点响。我们步行去圆顶咖啡馆，天气宜人。“圆顶”和“园亭”光线昏暗。圆顶咖啡馆里很嘈杂，很多穿军装的人。两个妓女在露天咖啡座上陪着两个军官，其中一个漫不经心地哼着歌，军官也不怎么理会。屋内叫声、笑声不断。我们坐出租车去艾贝尔广场，穿过空旷而温柔的夜色。月光下，广场空荡荡的，但那两个警察一直在那儿。就像卡夫卡小说中的场景：萨特的行为看上去很随意、无所谓的样子，但内心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宿命感。警察友善而冷漠地接待了他，“去火车站。”他们说，有点像在跟一个疯子说话。我们沿着大铁桥走，下面是铁轨。天空变红了，非常绚烂。火车站冷冷清清的。6点24分有一班火车，但我们决定让萨特乘坐7点50分的那一班。我们坐在一个露台上。萨特反复安慰我说，气象员是不会有危险的。我们在火车站的人流里还聊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走了。我步行回蒙帕纳斯。秋天很美的早晨，在塞巴斯托波尔大街上飘荡着一股胡萝卜和大白菜的味道……

下午5点，我从电影院出来，天气很沉闷，街上静悄悄的。《不妥协报》暗示有一些不明确的外交行动：波兰在抵抗，德国措手不及。又一次，大家心中升起希望，但没有一丝欢喜，这种缥缈的希望比无望更让人难以忍受。在歌剧院街，人们排队领防毒面具。在蒙帕纳斯大街的顺茨书店，橱窗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在1914年或其他时候有儿子应征入伍的法国家庭应响应第九天的征兵大动员。”

我去费尔南多家。他接待了我，一脸悲戚：“看看你会不会伤心！爱伦堡快不行了！”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爱伦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想自杀！这并没有影响到我。我们去蒙帕纳斯的布列塔尼煎饼屋吃晚饭，外头漆黑一片，只依稀看到对面的墙上挂着大大的“掩蔽所”的牌子，妓女在人行道上溜达，一两点蓝光。煎饼店供应不足，没有面包，没有面粉。我吃得很少。今晚咖啡馆11点关门，夜总会则不开门。我无法忍受回家的念头，于是我去费尔南多家。我在楼下的长沙发上铺了一条被单，久久无法入睡，但最终我还是睡着了。

9月3日

我8点半醒来，天下着雨。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不是真的感到忧伤或不幸，我并没有感觉内心悲戚；而是外面的世界太可怕了。打开广播。他们没有对法国和英国的抗议作出反应，战斗仍在波兰进行。未来不堪设想：过了今天，还会有一场又一场的战斗，要比这一场战斗还要惨烈得多，因为我们会参加战斗。之所以现在不哭，是因为以后有很多的泪水要流。

我阅读纪德的《日记》。时间过得很慢。11点，在柏林的最后一次外交通牒。我们今天就会知道结果。一点希望都没有；我甚至不能想象，假如有人告诉我“战争不会爆发”，